

解密三國史講義第十七講：夷陵之戰

一、伐吳之戰的政治定位：從「天罰」到「復仇」的轉折

1. 背景與動機：劉備的複雜心境

劉備在章武元年（221年）五月稱帝，昭告天下要「嗣武二祖，恭行天罰」，擺出一副匡復漢室的架勢。然而，他登基才兩個月，就親自率軍出征，目標卻不是篡漢的曹魏，而是以前的盟友孫權。這場戰役的結局卻令人唏噓：蜀軍慘敗，劉備抑鬱而終，蜀漢國力從此一蹶不振。這場戰役的起因，史書說得很清楚。《蜀書·先主傳》記載：「初，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，將東征。」孫權在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偷襲荊州，殺關羽，奪地盤，讓劉備怒不可遏。稱帝後，他決意東征，既是報仇雪恨，也是奪回荊州。但這場戰爭的政治定位，從一開始就充滿爭議。

2. 政治層面的批評：該伐魏還是伐吳？

後世對劉備伐吳的批評，首先集中在政治決策上。很多人認為，他應該北伐曹魏，而不是東征孫吳。這種觀點在蜀漢內部早就存在。《蜀書·法正傳》說，劉備要東征時，「群臣多諫，一不從」，可惜史書沒細說反對的理由。秦宓只提到「天時必無其利」，被劉備下獄，可見反對聲浪不小。最有代表性的意見，來自趙雲。《雲別傳》記載，趙雲勸諫：「國賊是曹操，非孫權也，且先滅魏，則吳自服。操身雖斃，子丕篡盜。當因眾心，早圖關中，居河、渭上流以討凶逆。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。不應置魏，先與吳戰。」這番話邏輯清晰：曹丕篡漢才是大敵，先滅魏，吳自然服從。劉備不聽，執意東征，留下趙雲守江州。趙雲的意見被《資治通鑑》收錄，後世多引為金科玉律，認為劉備選錯了對手。但這段話真有這麼簡單嗎？《三國志》和《華陽國志》沒提這段話，裴松之注引自《雲別傳》，這類別傳成書較晚，可能曾經後人修飾。趙雲或許不贊成伐吳，但這套「先魏後吳」的說法，很像諸葛亮後來聯吳抗魏的思路，未必是當時原話。即便如此，伐魏確實更符合蜀漢「匡復漢室」的政治定位。曹丕篡漢，孫權只是背盟，孰輕孰重，一目了然。但說伐吳完全錯誤，未免過於武斷。孫權向曹魏稱臣、勸進，還殺了關羽，助曹為虐，他的罪名也不小。從蜀漢立場看，魏是大惡，吳是小惡，伐吳未必背離「討賊」初衷。

3. 正統性的自我削弱：稱帝的雙刃劍

真正削弱劉備道義力量的，不是他選錯對手，而是他先稱帝的舉動。如果曹丕剛篡漢時，劉備以漢中王身份北伐，喊出「討賊」口號，關東或許真會響應。可他等漢獻帝「禪讓」後，編出「獻帝已死」的謊言，自立為帝。這在巴蜀或許能糊弄過去，但在中原只會暴露他的私心，號召力大打折扣。同樣，伐吳如果在關羽被殺後立刻行動，復仇的正義感還能激發士氣。可拖了一年半才出兵，孫權早已安撫荊州民心，劉備的道義優勢也消失了。稱帝後，他把「天罰」放在次要位置，先忙著正自己的名分。其實無論伐魏還是伐吳，時機都錯過了。

4. 諸葛亮的態度：無奈的妥協

諸葛亮對伐吳的態度很微妙。劉備敗後，他歎道：「法孝直若在，則能制主上，令不東行；就復東行，必不傾危矣。」這話透出幾層意思：一是不贊成伐吳，與「外結好孫權」的策略相悖；二是他沒全力反對，可能覺得勸不住；三是他沒料到會敗得這麼慘。伐吳不是上策，但也不是毫無道理，蜀漢當時確實沒更好的選擇。

5. 孫權的求和與政治博弈

戰事開打後，孫權派諸葛瑾求和，劉備「盛怒不許」。諸葛瑾寫信說：「陛下以關羽之親，何如先帝？荊州大小孰與海內？若審此數，易於反掌。」意思是，為關羽復仇不如光復漢室重要，荊州比不上天下大局。可這封信的前提，是讓劉備接受荊州已失的現實。孫權沒打算讓步，甚至連聯盟抗魏的承諾都沒提。更妙的是，孫權求和時已向曹丕稱臣，還用了曹丕封的「吳王」頭銜。這場求和更像政治表演：如果劉備接受，最好；不接受，就把他塑造成「怒而興兵」的形象，削弱他的道義優勢。孫權這招很聰明，讓後世誤以為劉備錯失了聯盟機會。

二、夷陵之戰的戰略檢討：從僵持到崩潰

1. 戰爭過程：夷陵之戰從章武元年（221年）七月打到次年閏六月，歷時一年。

◆前期（221年七月至222年正月）：劉備率軍打通三峽通道，吳班、馮習收復巫縣、秭歸，控制峽內據點。

◆中期（222年二月至閏六月）：劉備親率主力沿長江南岸東進，至猇亭駐營，試圖聯繫武陵蠻夷，打破僵局。

◆後期（閏六月）：陸遜火攻反擊，蜀軍崩潰，劉備敗退白帝城。這一年，劉備的戰略隨形勢變化，但敗局早已埋下。

2. 軍事層面的批評：陸遜與曹丕的洞察力

後世對劉備軍事失誤的總結，多源於陸遜和曹丕的評論。陸遜在僵持時寫信給孫權：「臣初嫌之，水陸俱進。今反舍船就步，處處結營，察其佈置，必無他變。」曹丕聽說劉備連營七百里，說：「備不曉兵，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！」這兩段話圈定了評價：劉備沒用上游水軍順流而下，反而棄船陸戰，連營過長，給陸遜火攻機會。《三國演義》更簡化為「火燒七百里連營」。但這只是表面，細看戰局，事情沒那麼簡單。

3. 蜀軍部署：水陸之爭

劉備為何棄水就陸？《蜀書·黃權傳》記載，黃權勸諫：「吳人悍戰，又水軍順流，進易退難。臣請為先驅，陛下宜為後鎮。」劉備沒聽後半句，但前半句顯示蜀漢知道吳軍水戰強，自己不佔優勢。若水軍決戰失利，退路被斷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於是，劉備選擇沿長江南岸「緣山截嶺」進軍，在三峽內設兵站保障陸路通道，主力屯於猇亭一帶。水軍則守峽口（如南津口），防吳軍逆流而上。這部署避免了水戰劣勢，但也放棄了水陸協同的可能。

4. 兵力與地形：僵持的根源

蜀軍兵力約四萬（《資治通鑑》），加上武陵蠻夷增援；吳軍五萬，由陸遜統領，另有步騭萬人守益陽。雙方兵力接近，但地形對蜀軍不利。長江南岸多山，蜀軍戰線拉長，難以展開。陸遜堅守夷陵、夷道，拖住蜀軍，讓其疲於山地。

5. 戰機轉折：陸遜的火攻奇襲

僵持至閏六月，蜀軍已疲憊不堪。劉備試圖聯繫武陵蠻夷，意圖從南側打破僵局，但這需要時間。陸遜察覺這一變化，說：「犄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」他用吳軍水師沿江東下，多點同時火攻，切斷蜀軍聯繫。《吳書·朱然傳》記載，朱然斷蜀軍前鋒後路，馮習、張南被斬，劉備倉皇登馬鞍山自保。四五十個營寨一夜被破四十餘個，蜀軍指揮系統徹底崩潰。火攻只是手段，真正的關鍵是奇襲的突然性與多點協同。

6. 戰略失誤

劉備若全力攻夷陵或夷道，佔據江南據點，或能扭轉局勢。但他既不強攻，又寄望武陵蠻夷，戰線過長，兵疲意沮。武陵山高水隔，蠻夷難成大勢，步騭輕鬆平定，馬良也陣亡。這一策略形同緣木求魚。

三、結語：政治與軍事的雙重教訓

夷陵之戰，劉備從政治到軍事都犯了錯。政治上，他先稱帝削弱正統性，又將伐吳定位為復仇而非討賊，錯失道義制高點；軍事上，他棄水就陸，戰線過長，輕敵懈怠，給陸遜可乘之機。這場戰役不僅葬送了蜀漢的黃金時期，也提醒我們：政治定位不清，戰略執行不力，失敗就在所難免。